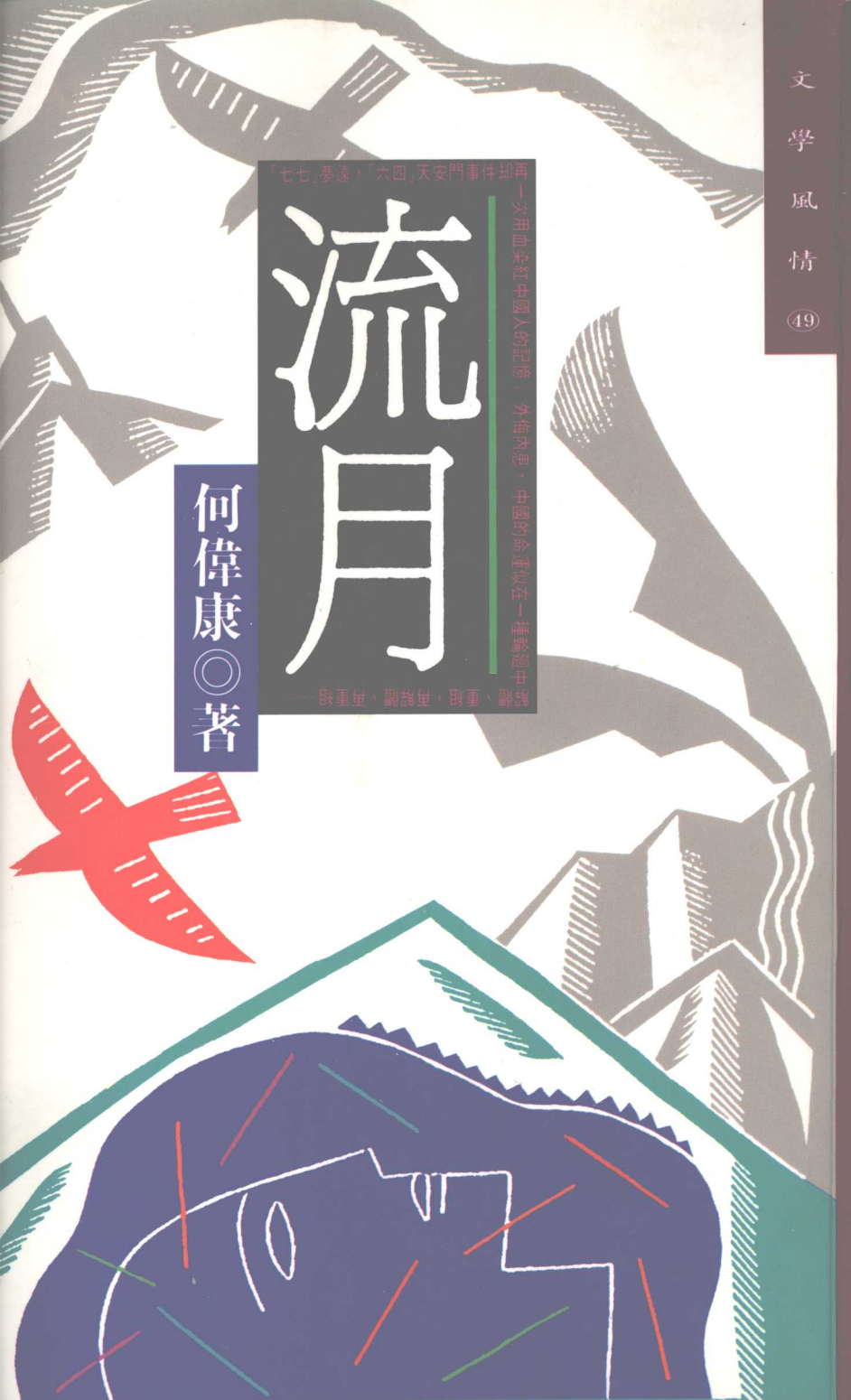


「七七」夢遠，「六四」天安門事件却
第一次用血染紅中國人的記憶。外侮內患，中國的命運似在一種輪迴中

流月

沉澱、重組、再解體、再重組

何偉康◎著



流月 / 何偉康著. --初版. -- 臺北市：業強
出版：聯合發行中心發行，1992[民81]
面； 公分. -- （文學風情；49）
ISBN 957-683-045-1(平裝)

857.7

81002529

文學風情
④9

流月

●著者.....何偉康

●出版者.....業強出版社

地址：台北市中華路2段163巷6號2樓

電話：(〇二)三〇四三一五二

傳真：(〇二)三〇四三一五三

郵撥：〇七四三八二一九 業強出版社

●發行人.....陳春雄

●編輯.....張碧珠·朱淑芬·焦慧蘭

●美編.....蔡森江·潘俊傑

●發行.....聯合發行中心

地址：台北市溫州街70號地下室

電話：(〇二)三六二七五〇

傳真：(〇二)三六二二八一

台中分公司

地址：台中市遼陽北一街13號

電話：(〇四)二三〇六六二九

傳真：(〇四)二三〇六六二四

●法律顧問.....蕭雄淋律師

●排版.....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●出版登記.....局版台業字第三一三〇號

●定價.....新台幣二五〇元整

一九九二年六月初版

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

如有破損或缺頁，請寄回更換

ISBN 957-683-045-1

流月

流月有感

四十年前，在湘江夜渡，看雲開月出，驚驚奔飛，剌剌趁潮的水波碎月而過，當時風高而月未黑，人想留而無可遲疑；江闊船急，衣薄寒重，覺得重重覆掩、時見時失之中，那一輪明月還是緊緊相隨，不論有多少拂逆，她總是照臨離鄉遠去的我。

後來蹲蹬自淬，蓬飄慎獨，每每午夜得閒，對人生總有一番咀嚼。偶爾在雨簷之下，露野之中，看流雲駛月，雲動月馳，各自爭飛。或者焦風成颶，人困而意醒，簷瓦雷鳴，萬騎嘯陣，我沒有動，月亮也沒有動，彼此相望，互不相涉；隆動奔馳者，風與雲耳。

最近幾年，親歷國家大變，無數不眠之夜，走不盡的迢迢鄉國，在回疆喀什，在地震耿馬，在釣魚臺、在黃浦灘，都看到在雲中流駛的月亮，在在都有難以言宣的情懷，在在都覺得少年時的明月依舊照耀著我。歲月山河，動流不居，不知不覺鬢上星星者，是流光碎我以光鮮，逝水寄我心憐愛，彈指回首，爰寫《流月》。

1

直直望著她齊耳的髮腳，有好一會，她一動不動。

細心燙直的短髮在耳邊一鉤，腮邊粉透，鬢鬢的髮腳下，露出半截嵌鑽的耳垂來。他想得起她耳朵細柔透光的樣子。卡座旁大玻璃上掃過一陣急雨，雨水滑下，對街的小學在玻璃上流動，朦朧看得出門楣上吹脫絆的紅幅，掉了一半，在風雨中飄颺。這有點像臺灣的颱風天。他覺得應該跟餐廳的經理借架梯子，冒雨過街，去把「九一八」研討會的招子掛好。這樣灰淒淒的雨天裡，小學大門上的橫楣紅幅吹得顫抖，有點殘兵敗將的感覺。

她在等著。他知道。

丘子章看到窗外，她才掠掠頭髮，不經意地去捏捏給他看久了的耳垂。一兩個匆匆跑過窗前的路人，也在她向光的一面，掠過一層黯影。她臉上還是很光鮮，淡淡浮動一種香味，她耳朵的廓線很柔美，耳翼軟貼，手指滑過時，會使她麻顫，於今髮腳下還看得見她小巧的豁口來。嵌一顆脂玉，比一枚亮鑽柔和一些吧；在這樣鬢鬢黑髮和磁磁的粉頸中間，冒出一枚亮鑽也真生色。

在唐人街開一個談「九一八」的會，居然只有幾十人。疏疏落落，坐在閩容小學可容七八百人的大禮堂裡，就是把招子掛好，這樣急風陣雨，匆匆路過的紐約老中也不會來看一眼。他說了聲「

對不起」就站起來，硬著心腸，用卡座旁邊的公用電話打回家。他不會去借梯子。拚著一身濕，去把耷拉的楣幅掛好，也不過去給自己找難堪吧了。華埠五十年沒有紀念過「七七」，孩子們根本不相信有南京大屠殺這種事，誰要來睬理「九一八」是幹甚麼的？

撥了兩次，都沒有人來接。

在風雨裡去把「九一八國際研討會」的橫幅掛好，也就是一種薪火精神吧，他坐回去，無力地望著對街，任由「九一八」的紅底白字在風雨裡吹飄，他想起臺北一個朋友的話：中國人的祖宗漸淡漸遠，老天已經消失，舉頭不見神明，所以無事不可為；也實在沒有甚麼好要作的。

「沒人接？」

「沒人接。」

「怎麼她不在家？」

「誰不在家？」

「你不是打回家去嗎？」

「你怎麼知道我打回家去？」

端起酒杯，沙琰翹望著白蘭地杯子裡的浮蕩，她欲飲未飲，想說沒有說出來。

「曉晴不在家，使你聯想到她也許找別的男朋友去了吧？」

「你們不是隨時準備分手嗎？」

「我好像和你這麼說過，說是說，也還沒有要分開。」

「你們究竟怎麼開始的？」

「我會寫本書給你看。」

「會怎麼了結？」

「小說總是會有結尾。每一個活著的，也總免不了有個了結。」

「聽你說過兩次，你說你再也不打算結婚了。」

「大概不會。會不會，都跟她交別的男朋友，跟她同年齡的社會往來，總有點關係。一則，是我很會吃醋，二來我又認為要跟我一起，她必須習慣跟老男人相處，恪遵婦道，免得我吃力，日夜想著跟年輕人競爭。」

「你很霸道。」她笑著說，「也是實情。」

「你說我霸道好像說了不只一次。我還記得你以前說這句話的樣子。」

她打開皮包取出煙盒，點燃一支細細長長有金色濾嘴的香煙。慢條斯理，把金質打火機滑進有絨襯的皮套，扣上暗扣；跟同色同式，有LV大寫字母皮面香煙盒放在一起，並排擺在新添的康涅克酒杯旁邊，大肚子裡的液體還在晃蕩。中午飯以前就喝第二杯，雍雍容容，也不嫌多。

「二十年前，我說你霸道，你倒是毫不在意……」

「不在意？不見得吧，要真不在意，我怎麼覺得有點酸痛。」

她啜了一口酒。眼裡有些惆悵。「那時候，怎麼不說？」

一時有點辭窮。

「當時沒說，現在說；不是很好嗎？」

「那時你就是說了，就是真正很在意，把霸道收起來，也不會怎麼樣。霸道一點，反而留下一點吃味，讓女人記得起你。說出來，你不要生氣，那個年輕的時代，你除了霸道也所剩無幾。」

她說的是真的有點恨，也滿值得回味。

「事隔廿年，虧你還說還有一點吃味。」

「除此之外，」她直直地望著他。「還有什麼呢？」

「老吧。」

「是不年輕了。你不為難她嗎？」

「你剛剛說我霸道，很有點在意，不過，那也無可如何。因為老的緣故，就脆弱一些，怕被甩，先要防著給人甩；講清楚，兩人要好，有個期限，大家就奔著日子來將就，到時候分手，誰也不要為難誰。像我這種老大不羈而又身無恆產的人，我不必去拈花惹草，給自己弄閒氣，我可以守我

的分寸。對她，講明了，由她作主，她有權叫停，只要她交了別的男朋友，我們就拜拜。」

「怎麼才叫交了別的男朋友？」

他望望她，不言而笑。

「她交了別的男朋友，不告訴你，到時候了，才跟你拜拜。這中間有段很難熬的難分難捨，最後斷了，又要好長一段日子喘不過氣來，這會很辛苦啊。你打算怎麼了結？」

「沒有要了結。」

「結婚？」

「這個可能總是有的。」

「要結婚，你得存錢，搞雜貨店，開餐館，實在不是你所長。你幫我去拍半年的紀錄片，一切食宿交通我負責，一萬美金酬勞，另外百分之五的紅利，兩三萬總是有的。」

「你有沒有看過衝浪？」

她不知道他要說甚麼，也差不多意味到他要說甚麼了。

「我現在挾著一塊衝浪板，千里迢迢趕回去，我敢說臺灣的浪頭要起來了。我又像趕集的，連夜把醃好的蘿蔔、鹽漬的辣椒、曬乾的芥菜，辛苦好些日子做好的這些東西，要挑到市場上去賣，那是一個願望。」

「真正的浪頭在北京啊，多少年會不著一個大墟集子。」

丘子章想想，不作聲。

「我在紐約十七八年，在股票市場跟他們拚，後來做期貨跟他們鬥智，到川普做銷售，到大西洋城包秀，慢慢跟電視界拉上一點關係，才有這麼一個機會，我把一些出名出頭、賺錢賺勢的事都放下，只爲了你以前講過一句話：無論搞什麼、怎麼搞，做一個中國人來講，都要到北京去搞。」

他楞了一下，這句話好像是他說過的。「說這種話的時候，有多大把握，全記不得了。說沒有把握的話，而說得像很有把握的樣子，過去是我所長；而且每每沾沾自喜，不知其短。隔這麼久，你還當真？」

「這三兩年，北京的情勢你也應該有點了解。」

「看起來暗潮洶湧，對整個中國大局的根本改變來說，還很遙遠。」

「推一把，就起來了。」

他搖搖頭。「我想過這個問題，我也去了幾次。」

「氣餒了？」

「你看吧，對面閔容小學門上這幅會招，已經在風雨裡飄了個把小時了，我可坐在這裡看它飄，心裡只是想，就是不肯鼓起勇氣，去把它掛好。我明白，這差不多是中國最後的一點尊嚴了。開

個國恥會，就在孔子大廈旁邊，還有劉賓雁、唐德剛這樣著名的人物壓陣，紐約四十萬華人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人就是不理不睬。這紅布招子掉一半下來，又有什麼關係？中國人的良心本來就是這樣的嘛，總有一半耷拉著，叫人認不出它是怎麼回事來。」

「你有沒有發現，你們這一幫子搞『七七』，搞『九一八』，搞『一二·三』的人，年紀都大了一點。你們老跟著靈柩走。」

「對。」

「你們都對歷史有興趣，你們有正義，對國家有責任，認為先要擔當歷史的使命。」

「這有甚麼錯？」

「問題是，連我這樣老的知識分子，你不要笑，我四十過頭了，我也臺大歷史系畢業，我就一直不知道十二月十三日，是南京大屠殺開始的日子。你們選的題目不現實，你們只喜歡玩你們老一輩最激動的東西，你們把現在，此時，此刻中國人的問題、中國人的情緒，反而攔在一邊了。」

「中國人的問題在哪裡？」

「在北京。」

「北京是一把大鎖，要開這把鎖，還不知道鑰匙在哪裡，說不定在臺灣，要臺灣人肯拿出來。」

「臺灣人哪有這把鑰匙？」

「臺灣人可以造。只要臺灣人想，臺灣就造得出來。」

「臺灣人沒有這個眼光，想造，也沒有辦法造。中國問題不能等，等黃河清，等臺灣聖人出？來不及嘍！」

「要人去鼓吹，逢人道說，寫文章，辦雜誌，組黨。」

「錢呢？」

「列寧、孫中山、毛澤東、希特勒，原本也都是窮光蛋。」

「做聖人，都從小開始，搞革命，都二三十歲起家，你知道嗎？」

「你說得不錯，我是晚了一點，是不那麼爭著去吃力。就說早上去掛那塊會招吧，我就稍微拖了一下，結果是趙志騁和伍常川去掛的，他們裡裡外外忙得不可開交，我卻忙著和人招呼，聊一些不關痛癢的事。現在，他們掛好的招子又掉了，我就坐在你面前，啜著美酒，說著往日情懷，我們中間飄浮一種不知名的香氣，神馳夢舞，說一點浪漫，隔著一街風雨，眼睜睜看著『九一八』在風雨裡飄搖，不免有點慚愧。老實說，作一點我能作的吧，也並不是要去革命。」

沙琰翎望著他，望一會才說：「你沒有說真話。」

「這是我回去的時候了。」

「河南？」

「不，臺灣。臺灣才是我的家鄉，我的孩子在那裡，我的社會、我的歷史、我的了解和關切都在那裡，我在那裡才使上勁。在我河南，我是陌生人；在北京，我是過客。這回回去，重起爐灶，盡心盡力，搞一點想要搞的。」

「你不是什麼都搞過了嗎？」

「還沒有真正開始吶。」

「你不是有點老了嗎？」

「是晚了一點，也沒有太老。我在這兒做門房、做管家，湊錢開雜貨店、開外賣、開風味小吃，只想養家活口，十幾二十年熬出頭，再想想七老八十歲以後的桑榆晚景，那倒是有點兒嫌遲走慢，跟不上步子了。回臺灣去盡一點氣力，窩著三四十年的主張，逮這陣子抖露出來，就不在乎老不老。剛剛打個電話回家，就是想告訴曉晴，還是決心走，你的好條件、好安排，很感謝。我知道對外國人介紹中國很重要，你的構想當中，大概也還有介紹中國民主運動的意思，對我來說，對臺灣人解釋自己前途更重要。這，說不說沒關係，曉晴會同意。要使上勁，打定主意做中國人，就得趕著回去。」

「我懂。」她認真地點點頭。「以前做導演的人，現在要你去記錄片的助理，表面上的爲難總是免不了的。不過，你也可以想想，你去做半年，就可以賺半年時間來做你真正想做的，說不定

再拍電影。到了臺灣，就不容易了。這是現實。」

有些事是講不清楚的；笑笑，也不能應付沙瑗翎的懇談。他很想問問，怎麼那麼熱中想讓他去做助理？動念二、三次，怕問出一個紕漏來。想想自己做這一行，最多是個幫襯而已，對她實在並不重要，沒有這樣苦苦相邀的理由，她趕著開會的時候，拉他出來談，明知他要帶曉晴走了，而要留下他，必定另有文章，他很不願把話說穿了，弄成尷尬。

經理終於把整個前廳的燈開亮。餐廳準備上座，對面的會也要休息了，最好在他們過街來吃飯以前，他想著要把話題結束。望著她仔細描畫過的唇紅，精緻的下頷，然後是柔細的脖子。沒有以前豐美、膩白，代之是一種略帶憂患的澹青。而且澹青的頸肉上已有褶子了。

以前，到她們戲劇社做導演時，那是多好看的頸子。那樣光滑的頸子，無論怎樣激動，在扭轉、大喊的時候，它都圓渾渾，跟青春一起流動。那回她們借了考古系一間陳列室做排演，外面校際比賽還沒有完，對嘴湊不齊，丘子章讓她做角色醞釀，她就坐在窗前，長頭髮全摺到一邊去，鬢溜溜的映著窗外樹梢篩下來的閃光；有幾根亂在臉上。背著光，默念她的臺詞，慢慢進入她戲中一個新的自我。遠遠球場上的喊聲在搖曳的陽光中飄進來。摺後的髮根襯著她磁細的耳朵；釉著窗上的光，背頸上的茸毛也透著一層亮。她的下頷擡高，收回來，又激動地伸長，動情地轉向他，做著少女墮入愛情的掙扎。

一陣風起，對面脫絆的紅招又斜吹起來。上午的研究結束，散場的講員、聽眾都擁在門口，幾個名流先撐著傘過街，跟著十幾個頂著雨的也衝進餐廳來了。趙志騁和伍常川卻半路折回去，搬了一架梯子出來，在急風驟雨裡，勉強把開會的招子掛好。他們兩位太太就在他們卡座旁邊打電話回家，叫他們家的孩子送乾淨衣服來。

沙琰翎說：「你問我，我爲甚麼不去聽講，我沒說不去，也沒有要去。你想，趙志騁和伍常川的孩子都能開車上路了。他們父母全力投入的事，他們也不參加啊！冒著大風大雨送衣服是責任，聽講演？這是你們一夥人的遊戲。」

他並不同意，但他點點頭。

「你知道問題出在哪裡？」

他知道一點，但他搖頭。

「不對樺。搞社會運動，像戀愛，要 Right time，還要 Right person。」她望望窗外，一輛九人巴士正停下來。「我約了一些人在這兒吃飯，有好幾個想跟劉賓雁拍個照片。他們要現在的劉賓雁，不管『九一八』的劉賓雁。你們把時間搞錯了。」

九人巴士跑出一連串的女孩來，一個個高挑亮麗，走進餐廳，門口幾張雨臉都看呆了。

「他們寧可跟他拍照，也不要聽他講演。」

「對這些上海來的模特兒來說，劉賓雁說了些甚麼，真正不重要。她們有張劉賓雁的合照，那才有意思，拿回上海，可人人張揚，你看，劉賓雁在紐約啊，我也在紐約，這多有點！」

她不慌不忙，把香煙盒、打火機收起來。一行八個裝飾亮麗女孩走到她旁邊等她說話，一下子，把上了五六成座的餐廳都鎮住了。所有談話都停了下來，眼光都投給她們，走在最前面的一個和沙琰翎交換了兩句話，就領著其餘的七個向裡面隔間走過去。個個都婀娜時髦，明艷照人。劉賓雁、唐德剛都停下了話題。他們進來的時候，也有人認得他們的羣衆臉，會給同行的說「那是誰誰」之類，劉唐爲之燦然。八美女過堂，衆人眼睛大亮，隨著她們穿堂而過，到裡面落座，才恢復他們自己的秩序。丘子章和沙琰翎拉拉手，分別加入各自的一羣，這時著名的朱永德跟著名的唐德剛打趣：「看樣子，孔夫子是說對了，人看TK，實不如看美女那樣有勁，未有好德如好色者也。」舉座大樂。

丘子章認爲學者不要泄氣，八美女路過，都看了看這邊兩桌，老早已經知道是些什麼人坐在這裡。「其實，安排她們在這兒吃飯，就是爲了要來瞻仰各位碩學先生。」

唐德剛馬上說：「怎麼不請他們去聽九一八？」

這不是一個需要直接解釋的問題。

丘子章笑笑未答，一個樸素女孩走過來，對劉賓雁太太說了聲「抱歉」然後向著劉賓雁說：「

劉老師，想請教你兩個問題。」劉太太就把自己的位子讓給她，過去和趙志騁、伍常川太太說話去了。坐下的女孩自稱是大陸留學生，叫紀喬，在上海聽過劉賓雁講演。「劉老師到我們學校來講演，把我們心都講活了。我們很感激你。走了一段路，回頭想想，劉老師的話沒有錯，我們去找甚麼是真正對的東西。照說我是不錯了，在美國念了兩三年，給上海的同學、朋友羨慕死了。可是自己想想，我的前途在哪裡？我學的東西，在美國沒有用，我要是在美國留下來，只有給人做保母、做傭人、做女侍。我辛辛苦苦念書，父母培育我成人，親戚朋友對我的指望，我難道就在美國做一個下人，來了此殘生？當然，我應該回去，我學的是教育，我的願望是琢育人才，我的期盼是國家更強，民族更豐富，我怎麼肯把我的願望拋棄，把家人朋友對我的期望糟蹋，把我辛辛苦苦十幾二十年的苦讀苦練，就這樣葬送在美國的下層社會裡，過著唐人街不見天日的日子？不行！我得回去。」臉上忽然一酸，她哽了一下。

大家都不吃了，訝然看她，看她往下說。

「暑假，好費事的回家走了趟。老師，這兩三個月，北京、天津、西安、成都、武漢，走了十幾個地方，二十幾個像樣的大學都走到了，新朋友、舊朋友，談了幾百個。老師，她們好慘：一半是坐以待斃，一半是垂死掙扎。」

劉賓雁臉色嚴肅，沈吟不語，大家情緒一下子都低下來，不知道怎麼應酬她。丘子章忍不住問